

自我、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客体^{*}

——现象学视角下《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塑造

钱中丽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510631)

提 要: 本文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解读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小说叙述者的意向活动既完成了意向活动主体、客体作为自我和对象的人物塑造, 也显现作家作为作品意向活动主体的内心世界, 同时, 还构建出作家力图创作的纯粹意向性客体。

关键词: 意向活动; 主体; 客体; 纯粹意向性客体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6 - 0005 - 4

Ego, Noema, and the Pure Intentional Objec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Qian Zhong-l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with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rough the noesis of the narrators in the novel,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both the ego, the subject of the noesis, and the noema, the object of the noesis, are achieved, togeth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ner world of the writer, the subject of the noesis of the novel,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riter's pure intentional object.

Key words: noesis; subject; object; pure intentional object

1 引言

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西方 20 世纪众多文论流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核心概念是“意向性”和“回到事物中去”。胡塞尔的意向性包括 4 种因素: “自我, 意向活动的主体; 对象, 意向活动的客体; 意向方式; 意向内容” (张首映 1999: 210)。现象学“是一种在‘实事’中求‘实事’之是”的“实事求是”的显现现象的科学” (张首映 1999: 214)。研究的是意识的意向活动, 意识通过意向活动向客体的投射而构成的世界。换言之, 现象学是通过意识的意向活动, 意识向客体的投射, 从而显现事物的本质。

本文拟用现象学观点, 解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 - 1962) 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作者匠心独具, 采用“意识流”手

法, 赋予叙述者主体意识和意向活动, 意识向客体投射, 从而既很好地揭示书中人物作为自我和对象的本质, 深刻表现处在历史性变革时期青年一代的精神蜕变, 也显现出作者作为其作品的意识主体的内心世界。作家赋予小说中作为意向活动客体对象缺席地位, 作为关联的不在场的对象不仅是书中叙述者意向活动的客体, 也是作家意向活动的客体, 同时, 作为受众的读者, 在阅读和参与传递书中信息时, 也成为意向活动的主体, 进行着对意向客体的投射。由此, 可以明了作家力图建构的纯粹意向性客体的意义, 也就是超越主观和现实的文学世界。

2 意向活动的主体的塑造

所谓意向性主体的塑造, 就是对意向活动主体的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言语行为与意向类型”(07BY068)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语句与语词中的说话人意义研究”(08D018)的阶段性成果。

质揭示。关于意识对揭示本质的重要意义,现象学认为:“意识和物理事物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联合整体’,由于它们的‘联合’,才能够完美地建构‘心物统一’和‘世界的实在统一’。”(胡塞尔 1995: 112)胡塞尔解释说:“不可忽略想象的说明功能,虚构是本质的真正揭示者。”(胡塞尔 1995: 495)并强调指出:“意向性通过意识向自身的揭示,有如从自我向外的进发。”(胡塞尔 1995: 472)

据此,我们分析《喧哗与骚动》的人物塑造。康普生三兄弟昆丁、杰生、班吉和黑人奴仆迪尔西是小说的叙述者,是陈述的主体,也就是意向性主体。透过他们的意识流,其本质特征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昆丁的意向活动是以情感的模式进行的,其意向活动的内容始终围绕着家族。作为南方没落庄园主阶级的最后一代的代表者,他将自己看作是家族荣誉的守护者。家族过去的辉煌和荣誉是维系他生命的支撑点和终结点,无时不以自己的“先辈当过州长和将军”而自豪。从他的意向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之所以自杀,主要是因为凯蒂的失贞使家族蒙羞,他赖以寄托的精神世界随之崩塌。他选择死亡,彻底地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正如小说中写道:“他倒不是爱他妹妹的肉体,而是爱康普生家的荣誉观念,这种荣誉如今却决定于他妹妹那脆弱的、朝不保夕的贞操。”(福克纳 1984: 358)分析昆丁的精神世界,虚幻、梦想和逃避构建了他对世界的真实感知;成功、英雄和荣誉,则于他犹如虚幻者的梦呓。软弱无能是他的主要性格特点,也是他悲剧的根源。他追求爱,却不敢捍卫爱。找艾密司决斗,却一再犹豫,最后竟像一个女孩子那样昏过去。他最后去了,决不是因为他的勇敢,而是他残存的一点可怜的自尊。表面上的勇敢,掩盖不了那个隐藏在内心深处自欺欺人的软弱的真实形象。作为南方贵族的后裔,他孱弱的肩膀无力承受传统的重压,苦闷、悲观而又绝望,他只有选择死亡以逃避。犹如病入膏肓之人,稍稍的风吹草动就足以致其死亡。对于他的自杀,凯蒂的失贞只能算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应该说这才是严格意义上昆丁的人生悲剧。他的悲剧就在于僵化的思想完全继承了旧的、没落的、没有生命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了一个死去的传统。他是当代失落青年的形象,从昆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旧南方名门望族的绝境及一战后欧美的青年普遍感受到的精神危机”(肖明翰 1997: 260)。

杰生的意向活动是通过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完成的。对金钱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掠夺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他唯利是图、自私冷酷,对家族的荣誉不屑一顾,他说:“幸亏咱们的祖上没出过国王与总统,否则的话,咱们全家都要到杰克逊去扑蝴蝶了呢。”(福克纳 1984: 256)如果说昆丁的意向活动中对凯蒂的感情是爱的话,他对凯蒂的情感却只有恨。他仇恨凯蒂,是因为凯蒂的失贞使

他失去获取金钱和向上爬的阶梯。对于他来说,凯蒂只是一个可以获取金钱、地位的有用工具罢了。他恨父母、恨黑人奴仆迪尔西、恨凯蒂的女儿小昆丁,总之,他恨周围的一切。他说:“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种有脆弱的良心,否则,就得象看护有病的小狗似的老得哄着这良心。”(福克纳 1984: 254)他对家人非常刻薄,称康普生夫人为“老傻瓜”,骂小昆丁和凯蒂为“婊子”,叫班吉“美国头号大太监”和“州立收容所的明星”,甚至骂班吉为“野种”。在杰生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亲情,没有善良,没有真诚和正直,尚存的只是仇恨和贪婪的欲火。透过杰生的意向活动,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观念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人格变态。

作为意向活动的主体,班吉的意识流低级、混乱,是以联想的模式进行的。关于班吉,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只需要和索取而对他人不能丝毫帮助的白痴而已。诚如是,班吉的意向活动的确混乱,没有逻辑。但是,对于他的塑造,如果仅仅把他作为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白痴,那就完全忽视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对主题的揭示。天真儿童对世界的感知是真实的,对亲情的感受也是最真诚、最直接的。深刻剖析班吉的意识流,还原其本质特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家对班吉痛苦与哭嚎的描写,无不凸显着意向性的特征,即:“意识的这个显著性是对‘对……的意识’,超越的目标,朝向世界完整的进发……意识‘区域’不同于自然‘区域’;它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以不同的方式被确定。”(胡塞尔 1995: 472)班吉的意向内容以他独特的方式而被确定,他是用拼命地嚎叫来维护凯蒂对他的母爱,他害怕所拥有的母爱失去!对亲情与被爱以及对人类情感的追求,也正是福克纳本人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3 意向活动的客体的塑造

关于“意向性客体”,胡塞尔指出:“‘客体’往往是在现象学意义上理解的,它表示比表象的对象更广泛的认识相关项,并包括感觉和意欲的对象。”(胡塞尔 1995: 512)意向性客体具有“愉快性”“价值性”等特点。(胡塞尔 1995: 514)“意向性关键在于其指向性或关联性。指向性就是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意识总是对某人或某物的认识。”(张首映 1999: 211)在《喧哗与骚动》中,作为中心人物的凯蒂是缺席的和不在场的,她只存在于意向主体的意向活动中,出现在他们的意念中,具备了“愉快性”“价值性”等特点,是他们意识中的关联物,是他们意向活动的客体。对于她的塑造,福克纳通过昆丁、杰生、班吉三个并置的叙述来完成的。第一位叙述者班吉对凯蒂的情感是爱和依恋的。凯蒂对他来说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第二位叙述者昆丁对妹妹的情感也是爱恋的,但他的意识指向性则是强烈地捍卫僵化的传统南方旧道德上,凯

蒂的失贞对于他意味着传统道德的沦丧和家族荣誉的丧失。与两位兄弟不同的是,杰生对凯蒂充满了仇恨,凯蒂对于他来说,意味着金钱和地位。但是,他对凯蒂的意识指向性与班吉与昆丁一样,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其意识指向性十分的明确。他们各自从自身的人生需求、情感需要以及对生活的感知,从不同的侧重点和对凯蒂的不同理解,赋予了凯蒂各自不同的形象。

在班吉的意识里,凯蒂体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真诚、善良和母亲般的关爱;在昆丁的内心世界里,凯蒂纯洁、美丽、勇敢,是家族荣誉的代表和象征;即使杰生对凯蒂非常仇恨,但我们从他的意识流里,读出的仍是凯蒂坚强、正义的一面。在这里,如果我们仅以某一陈述主体的意向性而轻言已经把握了意向客体的本质的话,显然所把握的只是客体的某一个方面,是片面的。胡塞尔说:“完全的意向对象是由诸多意向的复合体组成的。”(胡塞尔 1995: 227)并在谈到意向性对意向客体的揭示时指出:“应当注意,一种意识的意向客体,绝不意味着等同于被把握的客体。”(胡塞尔 1995: 107)他还强调:“朝向某物的这种自我目光随着不同的行为而分别是:在知觉中是知觉的目光;在虚构中是虚构的目光;在喜欢中是喜欢的目光;在意愿中是意愿的目光,等等。”(胡塞尔 1995: 107)昆丁、班吉、杰生以及迪尔西的意向活动,其对意识客体的建构因其不同的意识的指向性而不同。作为客体的凯蒂在他们的特殊的“对象化朝向”中成了可评价之物,成为了他们不同的被把握的对象。

同时,为了准确把握完全的意向对象,现象学强调“必须在现实中,在完全的意向对象的具体化中采取它,在此具体化中它是在具体的判断行为中被意识到的”(胡塞尔 1995: 237)。所以,福克纳在昆丁、班吉、杰生的意识活动中,充分利用不同时段所发生的事件塑造凯蒂的形象。如班吉的意识流侧重于凯蒂的童年时代,一起在小溪边玩耍、勇敢地爬上梨树看祖母的葬礼并告知树下的伙伴,当杰生欺负班吉时,同杰生对抗保护班吉。每当康普生夫人面对激动的班吉毫无办法时,只有她才知道弟弟所想、所要,才能够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她心地善良,友好地对待黑人奴仆迪尔西,送礼物给迪尔西,等等。昆丁的意向活动则侧重于少女时代的凯蒂,进入少女时期的凯蒂情窦初开,聪明、漂亮,具有“南方淑女”形象,是家族荣誉的代表。所以,围绕着凯蒂的感情世界,昆丁混乱和跳跃的意向活动,反复出现1909年凯蒂与达尔顿的恋情及1910年4月凯蒂与赫伯特的婚礼场景。但是由于凯蒂失贞,即打碎了昆丁赖以依存的精神寄托,也是酿成凯蒂情感失败,导致人生悲剧的根源之所在。在杰生的意向活动中,凯蒂已由一名纯情少女变成了风情万种的女人,由于不被僵化没落的家族所容纳,她选择了离家出走,最终沦为男人的玩偶。此时,康普生先生已去世,昆

丁自杀了,曾经辉煌、荣誉的家族完全衰败,甚至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非常困难。杰生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凯蒂,对她恨之如骨。他不仅要求凯蒂看望女儿必须付钱,而且把凯蒂寄给昆丁的钱偷走,从母亲手里骗走凯蒂给女儿的赡养费。由此,在杰生的意向活动中,我们不仅切肤感受到人性自私、贪婪、狠毒本性一面的同时,更可以从凯蒂纯洁、真诚、善良中看到人类的美好品德和应有的本质及希望之所在。

4 作品中的意向性对作者自身的揭示

在现象学看来,文学作品是作者纯粹的意向性客体。“文学是作者创造的没有现实对应物的意向性客体;作者的创造与其意向对象构成意向性的指向关系,作品是纯粹的意向性客体。”(张首映 211)文学作品是作者为他的自由作清洗工作,萨特在论创作目的时说:“就要求人类自由这一点看,创作可以被解释为是通过想象表现世界。”(萨特 2003: 113)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福克纳似乎坚持一种浪漫的天才说法,他相信作品里的想象是从作家的心灵深处无意识地流淌出来的”(帕瑞尼 2006: 206)。《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正是作者“心灵深处无意识地流淌出来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康普生家族三兄弟,是意向活动的主体,又是作者的意向性客体,透过康普生家族三兄弟的意向活动,我们可以清晰地探索到作者从不愿示人的内心世界。康普生三兄弟就是福克纳多重人格特点和复杂精神世界的集中反映,他们的意向活动实际上就是福克纳不能公开对人言明的内心独白和自我解脱与倾诉,他们对凯蒂的意识指向性正是福克纳内心深埋的理想中的爱人和对情爱的全面诠释。而他对凯蒂和迪尔西的塑造,实际上是给自己构建的避风港,前者是他渴求的爱之港,是他可以献身侍奉的理想女性,也是福克纳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部不朽之作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后者则是人性美好品德的化身,是他所认为的人性应有的本质:“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福克纳: 1980: 255)他们分别代表了福克纳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理解,对荣誉的追求,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态度。

“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的私生活,是一个人的不公开的孪生兄弟。”(明特 1996: 2)现象学认为:“每一个意向对象中都有十分固定的内容被界定着。每一个意识都有其什么(Was)而每一个被意指者也都有‘对象物’。”(胡塞尔 316)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意识活动都有其“来龙去脉”。从康普生家族三兄弟的意识指向性,联系作者的人生历程,“在实事中求实事之是”的呈现,我们可以清晰地探索到作者的内心世界。福克纳说:“我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qtd in Blotner 1984: 213)昆丁精神世界

中所交织的虚幻梦想、成功荣誉、爱与死以及性格特征中的软弱和逃避,无不是福克纳对世界的感知和人生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昆丁始终生活在祖先的辉煌中,福克纳不仅无时不在为自己的家族史感到骄傲,而且还要像他曾祖父那样当个作家,他曾经说他之所以坚忍不拔地坚持创作的隐秘动机是因为“废寝忘食、销魂蚀骨、无法满足的对光荣的饥渴”(转引自明特 1996: 275),而杰生对金钱的贪婪和追求,也正是福克纳“力求扑灭的庸俗愿望”(明特 1996: 112)。他一生为钱所困,这个曾经显赫家族的后代,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经常债台高筑,多次给朋友写信请他们便中请寄一些钱给他。杰生所表现的极端拜金主义正是福克纳多重人格特点的另一面,也揭示了福克纳所始终不能压抑、无法消除的人性所固有的丑恶的欲望。所以,“他有一半的心思鄙视这些念头,主张加以克制”(明特 1996: 121)。班吉的意向性看似杂乱实则清晰,透过他对世界的感知和对凯蒂的哭闹,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福克纳潜意识中对自己童年所缺失的爱之渴求,已经凝聚成刻骨铭心的追忆。所以,多年以后,他始终把酗酒、放纵、离群索居与童年的情感缺失联系在一起,“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同需求温柔联系在一起,这种需求他认为无法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明特 1996: 121)。在他生活最阴暗的时期,他接受一连串的电休克治疗,“每次醒来,医生发觉他像个孩子似的渴望温存”(明特 1996: 19)。

福克纳在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射到纸上时,他的意向性非常明确,即希望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组成这个世界的种种司空见惯的偶然——爱、情、生、死、性与愁——以完美的比例合在一起而呈具灿烂永恒的美”(明特 1996: 117)。于是,书中的昆丁、杰生、班吉便成为了作者自身的意向对象,对于他们的塑造和描写,即是福克纳自我剖析的过程,也是其对人性认知和对人生追求的概括总结。作为作者的纯粹的意向性客体,三兄弟之所以塑造的非常成功,是因为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们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是现实中作者的复合体,即现象学所强调的“在一切情况下,真实的意向作用内容的多样化的材料永远对应着这样的材料复合体”(胡塞尔 1995: 224)。而对凯蒂的创作,福克纳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对于她的塑造和描写,是福克纳对理想中的情爱的诠释。她是福克纳的爱神,是他“从未拥有过的一个姐妹、一度拥有又命定夭折的一个女儿”(Fowler 1997: 32),是他放在床头柜上、可以永远拥有的亲吻的“花瓶”。

可以这样说,《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是作者本人用作品在自己身上体验着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在自己身上思考着自己、申明着自己。

5 结束语

现象学从胡塞尔开始就承担着一种拯救欧洲传统和精神危机的使命,它要“认识人类精神”(张首映 1999: 226),“揭示作品,教育公众”(张首映 1999: 227),并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纯粹意向化的客体,也是读者意向化的客体”(张首映 1999: 215)。所以,当读者阅读《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时,在认识作品的同时,又超越作品进行了再创造,赋予了作品读者本人的意识指向性,于是,作为完全的意向对象凯蒂则由诸意向因素的复合体组成,可以这样说,她身上所体现的人类美好品德,已经不再是福克纳毕生孜孜不倦追求和向往的,也是读者所认识和构建的,同时更应该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

参考文献

- 福克纳. 福克纳谈创作 [A].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福克纳. 喧哗与躁动 [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福克纳. 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 [A].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杰伊·帕瑞尼. 福克纳: 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J]. 译林, 2006(2).
- 李文俊. 前言. 福克纳. 喧哗与躁动 [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明特·戴维. 福克纳传 [Z].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6.
- 让-保尔·萨特. 为何写作 [A]. 伍蠡甫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Biotner, Joseph. *Faulkner: A Biography*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Fowler, Doreen. *Faulkner,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7.